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菩提树下——现代禅意散文选 / 南北主编. — 济南:
齐鲁书社, 2006.6

ISBN 7-5333-1657-6

I. 菩… II. 南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 048615 号

菩提树下——现代禅意散文选

南北 主编 钱海燕 绘图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 250001

网 址 www.qlss.com.cn

电子邮箱 qls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640×960mm 1/16

印 张 15.25

插 页 23

字 数 175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33-1657-6/B·216

定 价 35.00 元

目录

第一辑 倾听春天	春天的菜园/朱朝敏/55
3/碧青/倾听春天	生命之诗/张筱/58
6/陈洪金/野地桃花	第二辑 花香弥漫的深山古寺
8/苍耳/木槿花落又一年	东林尘外踪/释藏学/65
11/方文竹/乡居	朽佛/黄复彩/72
15/冯文柯/皈依自然	心砥菩提亦空明/冰城雪野/74
17/黄复彩/看鸟	中途去了千佛寺/何晓/78
20/江少宾/自己的春天	谛听/李祥林/82
22/蒋松/喂海鸥去	花香弥漫的深山古寺/南北/84
24/蓝蓝/只活一个夏天的甲虫	禅的浅滩/谭延桐/87
27/南北/倾听太阳花的歌唱	象峰净土/吴新立/89
29/朴素/水流云在的花香	在梨花与佛之间/于颖俐/92
32/乔叶/种植春天	第三辑 生命的秧田
34/沙爽/遍地槐花	什么是快乐/常兴居士/97
36/蔚蓝/朦胧的睡莲	快乐是福/林苔/99
39/吴新立/早春,看到一只甲虫	又是龙井新摘时/禾石/101
41/王采玲/我的水仙	雨后,深山小寺品茶/洪放/104
46/肖欣楠/院子里的事	山芋/胡明刚/106
49/席永君/春天	最需要时最可爱/孔明/109
50/尹清轶/小木屋	莲花山/孔雀珠玉/111
52/章浩/春天过去了	人居/刘继宁/114



116/沈念/消失的河流	我向往的一种生活/赵福莲/174
119/凉月满天/子今欲识吾归处	第四辑 暂读禅诗半日闲
122/马明博/饮茶的滋味	顿勤/释刚晓/179
125/南北/看望母亲	一片羽毛的飘落/黄复彩/184
130/朱千华/魁龙珠	梦中田园/林苔/187
133/乔叶/另一种珍爱	桔红灯盏的夜晚/夏吟/190
135/少木森/梦的背面	茶、茶、茶/张港/192
139/苏铁雁/为了笼中的鸟们	孤山莲/文英/194
141/谭延桐/斑点	人到中秋/诗悦/196
143/王清铭/坐看云起时	短笛轻吹(四则)/柴福善/198
145/王广田/散步	沐浴雨声/陈洪金/201
147/席永君/不在茶馆,就在去 茶馆的路上	对樟树的一点观察/苍耳/203
149/夏吟/珍贵的正午阳光	楼头听鸟/蒋松/206
152/肖欣楠/窗外的风景	一路阳光/李存刚/208
155/尹清铁/听山	云水禅心/如月/211
157/习习/一角	素斋/胡明刚/214
159/肖艳/没有一棵会倒下	暂读禅诗半日闲/凉月满天/217
161/叶春华/春月	何必见戴/王清铭/221
164/周根红/收藏是件危险的事情	整理生命的磁盘/肖艳/224
167/周伟/生命的秋田	花儿两题/碧青/226
170/张筱/梦中的眷恋与怀想	捉迷藏/刘亮程/231
	后记/南北/239

第一辑
倾听春天





倾听春天

碧 青

如果在立春那天,试图倾听春天,听到的肯定是数九隆冬北风的呼啸声。如果在立春那天,试图触摸春天,摸到的肯定是冰凌般沾手的寒冷。立春那天,我这凡俗的手掌是摸不到春天的。那时,春天的内核,也许就有针尖那么大一点,在冬的极点,在自然界的深处,闪亮起一点春意。

那针尖般闪亮起的一点春意,就是春之源吧。我想,造物主还是给人更多的恩赐了,我的手掌我的躯体表层的温度,是高于立春的温度的。那天,我是从意念里和在日历上走向春天的。心里知道,春天就这样在寒冷的极点开始了,但日子里仍在延续冬天的习惯和行为,比如穿着的御冬羽绒服,是不可脱去的。比如,屋子里不可撤掉火炉。比如,此时不要去飘雪的窗外,探看春意还没有洒出枝头的杨柳树。

这个时候,春天是从心灵的感悟和信念开始的。

初春的日子,生发清灵的感觉。我仿佛在若有若无的春雨里,瞬间又接通了通向大自然深处的某种暗道。呵,清新的气息,仿佛自大地深处升腾着,又仿佛从遥远的天边清风般振动着春天的翅膀,吉祥地降临在我的屋顶,叩打我的门窗。我知道,不仅是日历上的春天来了!



若有若无的春意吹拂长发和面颊，肉体凡胎的我，才能够呼吸春天的气息，才从心里确信春天来了。穿着羊绒外衣感到春风不再吹来冷寒之气，这个时候，是肉体接受了春天的时候。然后，我才走向春叶试图开始占据的春树春木。

我会莫名地感动，在想象着春水翻卷着清白的浪花流远的时候，遗忘过去，遗忘久居的低矮的小屋，遗忘刚刚转过身来的寒冷的风景，就有来自春天和自身的某种幸福感。我会暗暗涌动这样的感动，一珠一珠的水滴落下来，一泉一泉的水奔流出来，一波一波的水涌起海的潮汐，淹没额头之外的梦象……

我还会感动的，是自己可以在同一个春天，走在众多不同的道路上，呼吸同一种空气。还可以换上更轻薄的白衣，任内心和树木一样站立着，不可阻止地产生许许多多美丽温馨的梦。比如，我想清楚地透视纷繁复杂的世相，在每一种日子，灵魂都不会坠落和迷失，蓬勃的绿树般在阳光里飞扬新叶的快乐、欢笑和光辉……

此时的春天，就是任何云天和树木都不可抗拒和不可阻隔的了。除非将死，或者已经枯干死去。否则，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日子，树木们都会发旺，逐渐蓬勃起来。也许，春天，就是为了有能力在宿命般的轮回里获得新生的事物而来的。比如种子，比如土地躯体里蓄满绿色花朵和果实的根。

那样的时候，我就想倾听一种声音。

我想倾听母亲的双手打开门窗的声音，我想倾听爷爷颠着簸箕选豆种的声音，我甚至想倾听自己的手指轻轻叩击一棵一棵梨树的声音。我还想走进幽静的山谷，倾听熟悉或陌生的鸟鸣。我让自己简单得像不会积聚闪电只会抽枝发绿的树，不去想小鸟为谁而歌，不去想小鸟的歌唱是缘于自身的痛苦或快乐，还是爱的激荡与明澈。也许，作为鸟，注定就要唱鸟的歌。呵，不管为什么，我会喜欢鸟的歌，喜欢鸟们振动着翅膀，驮着我的目光飞翔……



我还想走向遥远辽阔的大草原，看那绿色无边无际，彻底消除众多浮游的梦幻，真实而完整地感知一次自己和天地自然，然后，再把我自己的肉体灵魂梦想一起带回俗世，然后，让我的肉体我的灵魂我的梦想，再日复一日地重渡我今生的七情六欲之河……

我知道，我梦想的时候，屋外有鸟雀正在飞过，有满地乱爬的小甲虫，有众多被风开合的门，还有石磨般转动的沉重里，流淌着喂养我的谷物那悠远的清香……

此时，我还想倾听爱的歌，那些遥远而令人眷恋的歌声，忆念着悄然消失的岁月，波涛般又回到了心上。

等我真正感受到春天深入半寸肉体的时候，阳光的暖意已经更浓，并有了自由柔软的暖近骨骼的温度。这个时候，撒在我躯体上的阳光的温度，也是低于我的体温的，但它能够深入我的肉体 and 骨骼，直到暖透我的肉体骨髓和心灵。我被阳光暖透了，心里消失冬天最后灰黑的阴影和因寒冷缩成的那个硬核了，完全软化在春天里了，我才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，春天真好，春天真好。我愿意永驻春天。这个时候，是肉体 and 心灵同时完全接受春天的时候。然后，我才走向春花春叶覆盖的春树春木。

等我真正感受到春天浩荡的归来时，已经是大地最后的花期……

(碧青，本名张书琴，著有《谁会送我一双香草鞋》等，现居河北迁安。)



野地桃花

陈洪金

坐在不断地行进着的客车上，望着被落叶和衰草染黄的山坡，被厚厚的衣服紧紧地裹着的心情总是懒洋洋的。百十里的行程，往往会在半梦半醒之间一晃而过。这次，我在不经意之中往车窗外一望，像是听到了一个久别的挚友亲切的呼唤，我的眼神倏地苏醒了。

让我惊喜的是公路两旁那些怒放着的桃花！出了县城，就有桃花从微寒的空气中向着车窗不断地伸到我的眼前来。

那些凝立于郊野的桃树，原是极不起眼的，许多次我乘车路过那条长长的峡谷，很多时候，只见到满山遍野的绿色。在这无边无际的绿色当中，因为没有细看，因为山坡上全都是农家的玉米林和向着山顶攀援的灌木丛，虽然在雨季的时候，路边的农人常常在家门口摆了几筐金色的桃子在零售，但从来没有看见过此地的如此之多的桃树。

幽居山野的人，依山就势地建起了零零星星的房屋，并且在那里植起了树篱，围起了菜地牧场，祖祖辈辈世代相传，那桃树，也许就和村子里的鸡鸣、炊烟、足痕一道成为家园的标识了。冬天最后的足音尚未消失，这些桃花就把春天的潮汛挂在树枝头，向着柴扉预告，向着泥院里慵懒地梳着长发的农妇预告，提醒她们开始安



排新一年的农事。

花朵原不是极小极小的蓓蕾，它们怯生生地在枝头上颤动着，像是小孩子们新奇的眼神，注视着一个寂静的世界。弯弯曲曲的山路，毛细血管一样在村庄里四处蔓延，道旁的桃花从枯树编成的栅栏里拽着桃树枝向路中间探过来，芳香了曾经被严寒冻结的空气，芳香了路人偶然间回望的目光。匆匆而过的，不小心肩膀碰到了满枝的桃花，那将谢的瓣，像一支山野里走着的农人随口哼出的小调，在风中飘落，让人心醉。花瓣们的随风而下，像一只酥手，挠痒了野地敞开的胸膛。

这峡谷，有水的地方便有人家，有人家的地方便有桃树，有桃树的地方便有明艳的桃花开放。远远地望去，那桃林像一幅喜气洋洋的年画，却又用大手笔，在宽大的田园山水之间描绘出深藏在山野的吉祥，那零星的桃树像是被冬日的出嫁新娘遗散了的胭脂，等待着来年装扮一场热闹的婚事。

年复一年，被重重的钢筋水泥围困，谁不向往花的颜色一样的心情。但是因为生活中的繁忙的衣食住行，谁又能抗拒楼顶上的天空随意或者刻意的安排？而野地里遭遇那些桃花毫不掩饰的张扬，何尝不是一种朴实的幸福？

（陈洪金，现居云南永胜。）



木槿花落又一年

苍耳

不妨说，木槿是距离我最近的植物之一。

这并非仅仅因为它生长于庭院之中，并且几乎与我们同时迁居于此。十多年过去了，我竟然忘记了它的名字。黄昏时我问父亲，站在庭院中的他竟也一时答不上来。看来，物名对处于具体场景中的物我关系并不重要。父亲之于木槿，是否可以说处在物我两忘的直观状态？它紧挨在花墙边，枝、叶、花都很生动，很好看，其中一部分不得不伸展到花墙外，并在秋天里延续着夏天微红略紫的花朵，很静，很轻，很淡。时空的绵延，在它这儿得到另一种形式的呈现，并与我们的方式远远相对。

人之命名或语言与它无关。生命的差异使万物在静止或流动的风中物语着，而听懂这物语的人肯定是有福的。我发现，父亲对他所侍弄的几十种花草，竟有一半唤不出名字来。

与物无言，或许也是一种物语，一种神遇后的幽亮。

这一点与我不同：我几乎一到庭院中，就想搞清楚这花那草姓甚名何。细细想来，我的遗忘与父亲的遗忘还是有些异样。我是在距它很近却又很远的日常漠视中遗忘它的。

当日常生活出现阴影时，便不可能不延伸到庭院，甚至无端迁怒于此间的花草。这大约是人自身的一种渺小和浅陋罢。随着父母



的移居，庭院便日渐荒芜，尚在花期的木槿也被女友抄底砍断，那时正值初秋时节。木槿是被劫持的：它自开却不能自落。我起初以为它算完了，到了冬天更陷入绝望，第二年春天我已很少到院子里。在焦虑及时光中，我有时几乎认不出我自己。

后来，我不经意将院中情形告知母亲：荒草长得很高，有的已有半人深。母亲听后很不悦，说：你们也太懒！草长人不旺，不吉利。

事实确实如此。木槿成了荒芜的一部分，我的阴影也是。在驱除表层荒草时，我发现木槿的断面已萌出枝芽，接连几日，它如蛇信般向上蹿动。那么，是什么使它从濒死中复苏的？它又回到生命的童年：嫩绿的表情里，互生的叶子像好奇的眼睛，它在说它不懂。我能说我懂吗？这是木槿唯一没有开花的一年。

然而，当我独处时，我还是觉得它的花儿在风中轻轻落下来，像秋日树隙间漏下来的模糊光斑。蒙田说，有人问米松独自一人在笑什么，米松回答说：正是笑我独自一人在笑。一个人，也许只有在看似理解但又无法理解时，才会暗自好笑。而这正是木槿以创痕目击过的一切：它是距离我的生存最近的植物之一。

不知不觉地，木槿又长到原先那么高，自根分立的几个枝梢已蹿过花墙头，但它却不及小小家园的分叉速度：几年后我和女友平静地分手，还是让朋友们惊讶。终于，始料未及的那扇门被打开了。它与空气以及呼吸融为一体，在闪电裂空的夜晚仍被我看见。

如今我独自一个人，仍住在老地方，生活照旧，偶尔也回忆往日的时光。而大风过后，木槿会四下倒伏开来，这时需要将它扶正，甚至用细绳将它们固定。但它们此时又似乎不能碰：大风中没有刮掉的花朵，会在轻微的触及中脱落下来。

木槿拥有自己的弱点，而人性不仅拥有并且依赖自己的弱点。帕斯卡尔的左边有一个深渊，他就让人摆上一把椅子，以便使自己



安下心来。我希望改变自己，但改变又必须使自己保持不变。过去上学时，每次自我小结都要写上存在的缺点或错误，并在最后向老师表决心改正它们。因为那时，无论谁的手中，都握有一块神奇的橡皮。

但我的那块橡皮肯定丢了。

我的弱点甚至使我不堪一击：它是出自天性还是后天养成的呢？当我重复生活需要宽容、容忍、忍耐的箴言时，是否能使我处在较为有利的位置？或许，木槿能让我看见存在和不存在的一切。看来，时间并非仅靠自身的力量，而且是靠我们对它持续到来的虚无之忧惧来支撑的。

有一天，我在老家具的抽屉里，无意翻到一张旧照片：我和女友在庭院里相对而视，背后木槿的叶影摇曳在脸上、肩上。1988年夏日的阳光瞬间让我为之动容。木槿花早已化作尘泥的姿容仍在枝头，很静，很轻，很淡。

世界原本就是这样流逝又重现的，万物也是如此：偶然与这株木槿相遇，它便是世界，便是一。这瞬间敞亮的物语，使人世间惯用的悲喜二字变得浅薄。

不妨说，花开与花落其实是一回事。雪枝就是春泥，流水就是岩石。而我们只是置身其间或者消融其中而已。由此放眼看去，在死那儿，便能见出生如江花似火；在生这边，亦能见出死如秋叶绚烂了。

（苍耳，本名李凯霆，现居安徽安庆。）



乡居

方文竹

鸟 鸣

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总有一阵鸟鸣跟随着，像我的影子我的梦。

一幅最美的图画：乱红无数中一只鸟起飞。鸟到哪里，啼声就到哪里。因为树冠上的枝叶过于伸展、茂密，像鸟声的产房，鸟啼声不知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，也不知是一只、两只、三只或无数只鸟。有时候，它离开压弯了的枝干，直冲而上，边飞边叫。伴随着叫声，它的翅膀一下一下地扑扇，扑扇得整个的天空空空荡荡。无数只鸟将整个的天空弄得空空荡荡。向上仰望，舒服极了。

在天空之下，在人类之上。它的叫声，侵入我们的骨头，血脉，思想，生活。

我喜欢一个人选择一个自以为是的暗处，静静地坐着，像一只断翅的笨重的大鸟，慢慢地等待，等待鸟鸣声从不同的方向将自己包围缠绕起来，让鸟鸣声将我的心事全都擦亮。

鸟鸣从一个地方，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四面八方，一鸟引来百鸟鸣，一只鸟的声音搭在另一只鸟的声音上，像阳光一样澄亮而闪烁，像和风一样明快而纯粹，像波涛一样重复而多变，像哲理一样浅显而多义。像——婴儿啼哭、春天电话、金



铃碰撞、泉流溅石、丝弦猛奏、风刮玉树、山鬼细笑、妖精长叹、幽人呖语、群兽发情、仙乐飘袅、波心惊破……冲决人类编织的无形的巨网。鸟与鸟，互相呼呼和，应答，辩驳，交织，溶化，缠绵。众鸟的鸣叫声是一支复合的乐章。你无法辨别出，这众多嘈杂的多声部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的音调来。这声音像勾魂的曲儿，不知不觉地诱你进入另类的梦境。曾记否？那些无梦的日子，是鸟鸣伴着我入眠。

幼鸟的声音异常谦卑、细碎、尖脆、小心、若有若无、似断似续、续续相连，好像有点言不由衷。她对大鸟的叫声的摹仿，稚嫩而认真，谨慎而笨拙，三步一回首，一叫一啄叩。大鸟的声音高昂、浑厚一些，满怀着生活的把握。仿佛爱着，伤心着，欢喜着……更多的时候，大鸟小鸟共鸣，一起叫，一起叫的无节奏变调，布满每一个角落，一支天道部落的乐队。

鸟的大家族精妙绝伦的大合唱——人类无法破译的语言，谁能真的听得懂？但也正是在这种倾力静心的听之中，让我们与鸟类一起，共同参与了世界的创始，与物为春。最终，那一阵鸣啼声从我的心中飞出来，潜入乌有之乡、逍遥之地，世界已经消失，肉体已经腐烂，只剩下最质朴的精神。

瓦

瓦是集体的。一片，一片，一片又一片……一片与一片的紧密联结。

瓦是复合名词。

瓦是秩序井然的楷模，一与多的神奇组合。

三向脊瓦、四向脊瓦、五向脊瓦……特形瓦。一片瓦由平常的两个向度变成三个或四个向度或很多向度。无数片瓦拼凑在一起像



一片瓦，一片巨瓦整体合一，图案规则，仰面朝天，形成人类居住的屋顶。

现代建筑中使用的瓦，除造型实用外，还讲究装饰和着色，可谓色彩纷呈：橘黄、蛋黄、天蓝、水清灰、翡翠绿、树叶青、珍珠黑、龟背黑、可可棕、核桃棕、万寿红、赤山红、紫葡萄、碧海蓝……瓦由实用到多用到审美的转变，是时代发展的见证。但万变不离其宗：瓦还是瓦，是人类的守护神。它像一片凝固的火，抗击着风雨和岁月的侵蚀与撕扯。瓦不会垮下来。倘若这个世界垮了下来，瓦也不会垮下来。

瓦是家园的物证。我总是想起故乡的瓦。她与故乡连成一体，是故乡的血脉。她是那样的随处可见，受用、朴素、守一和温暖。如今遇上改革开放的年代，故乡多了楼房，屋顶多为水泥制板封顶。但依然看见一堆一堆的旧瓦黑瓦破瓦大小不等的瓦，像牲畜一样卑微，堆放在这里那里，且在上面盖满枯草叶挡风遮雨。父亲见我奇怪，说：这些瓦虽说没大用，还是舍不得废弃呀。在故乡，烟灰在空中直蹿的简易瓦厂开了一家又一家，那一车又一车密匝匝的瓦，满载希望运往外乡和城镇。

而现代城镇已很少见到瓦。工业文明扔掉了她。

瓦是岁月的见证。小时候，我常不小心用木杆碰落了低矮房檐的一片瓦，总会引起大人的一顿打骂。幼小的心灵，认识了故乡的瓦，她像童年的启蒙课本，翻过一页又一页。

瓦与伞同为遮阳避雨，瓦在主人的意识之外，伞一直撑在主人的意识之中，在当下的生存感受的天空之中，是人类的宠儿。与伞的躁动、焦急与狂热相比，瓦更多体现的是沉静、内向与实在，一种永恒的故乡的品格。

当然，瓦也有误入歧途的时候，在新时代充当过被异化的工具，但这不是瓦自己的错。瓦的矫情，像进城的村姑受到城里人的



利诱。如城里富人建造小别墅的瓦，仅为装饰之用的着色异型的瓦。而乡下的瓦，一向清醒而安于现状，就像山间的太阳和月亮，一万年一个用，一万年一个样。

静卧在那里的瓦，是真正的瓦，民间的瓦，她守身如玉。

（方文竹，现居安徽宣城。）